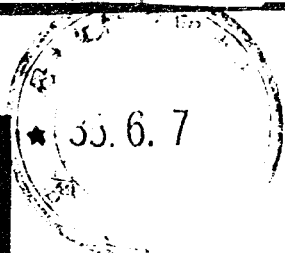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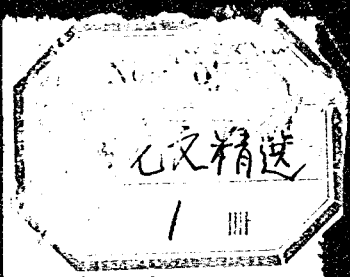


0604

# 選精文光有恒

註選洲芳羅



行印社務服化文國中海上

羅芳洲選註

歸有光文精選

上海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

## 作者介紹

歸有光，字熙甫，明，江南崑山人，生於明正德元年（公元一五〇六年）卒於明隆慶五年（公元一五七一年）年六十六歲。父名正，爲長興知縣，母周氏。有子六人，而以子季思，曾孫元恭，文名最著。

他少年的時候，便很聰慧，明世宗嘉靖十九年，舉鄉試第二人。可是後來時運不濟，八次會試，均不錄，於是他退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授徒。四方來學者甚多，門人多稱他爲震川先生。

嘉靖四十四年，始成進士，授湖州長興縣縣令。後大學士高拱、趙貞吉引爲南京太僕丞，修世宗實錄。明年卒於官。

他的文章淵源於史記，相傳他曾以五色筆圈點史記。韓愈、歐陽修、曾鞏

的文章也是他最喜愛的，所以他在明代不失爲一個傳統的古文家。

他天性極厚，集中如項脊軒記、先妣事略、思子亭記、亡兒飴孫壙誌等篇，都充溢了濃厚的感情，描寫也很忠實，讀了令人感動。這種好處是後來桐城派人所沒有的。但他也有一些不好的文章如論說文壽序之類，本書略略選一二篇，以窺其全。

當時他所處的環境是一個極不好的環境，李夢陽、何景明復古之說猖獗一時，後起的文人都迷惑其說。互相結納，互相標榜，有所謂「前七子」「後七子」「前五子」「後五子」「廣五子」「續五子」「末五子」之稱，他們主張復秦漢之古作文作詩均應尊重模擬。他們說宋以後無文，唐以後無詩。要做詩作文必須取法秦漢。他們的門戶之見甚深，排斥異己亦極力。王世貞主文壇以後，因爲他的地位的關係，他們這一派人也格外地囂張。

當時反對他們的除唐順之以及那些以主性靈的公安、竟陵派外，最有力量的，便要算歸有光與茅鹿門了。歸有光甚至斥王世貞爲庸妄。他說：『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，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。』他是主張讀唐宋古文的自然，他也有他的信徒。便是王世貞本人後來對他也表示了妥協之意。在歸有光的畫像上曾有這樣的贊語：『……千載有公，繼韓歐陽。予豈異趣久而自傷。』從這裏可以看到他的力量了。

他的文集一共有四種刻本，以他的曾孫歸元恭在清康熙時編刻的爲最全。共文集三十卷，別集十卷。現在四部叢刊四部備要都是照這個本子重印的。

作者介紹

# 目錄

|       |    |
|-------|----|
| 野鶴軒壁記 | 一  |
| 思子亭記  | 二  |
| 見村樓記  | 三  |
| 項脊軒記  | 五  |
| 見南閣記  | 八  |
| 見苓書舍記 | 一一 |
| 容春堂記  | 一二 |
| 滄浪亭記  | 一四 |
| 遂初堂記  | 一五 |

|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|----|
| 世有堂記      | 一八 |
| 吳山圖記      | 一九 |
| 重脩承志堂記    | 二二 |
| 畏壘堂記      | 二三 |
| 汶口志序      | 二四 |
| 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| 二五 |
| 周弦齋壽序     | 二七 |
| 張雄字說      | 二八 |
| 二子字說      | 二九 |
| 守耕說       | 三〇 |
| 懷竹說       | 三一 |

|        |    |
|--------|----|
| 先妣事略   | 三  |
| 家譜記    | 三  |
| 歸氏二孝子傳 | 三八 |
| 筠溪翁傳   | 四一 |
| 何長者傳   | 四二 |
| 女如蘭壙誌  | 四四 |
| 女二二壙誌  | 四四 |
| 寒花葬誌   | 四五 |
| 沈貞甫墓誌銘 | 四六 |
| 亡兒翽孫壙誌 | 四八 |

目

錄

四

## 野鶴軒壁記

嘉靖○戊戌之春，予與諸友會文於野鶴軒。

吾崑之馬鞍山，○小而實奇，軒在山之麓，旁有泉，芳冽可飲。稍折而東，多盤石。山之勝處，俗謂之東崖，亦謂劉龍洲墓，以宋劉過○葬於此。墓在亂石中，從墓間仰視，蒼碧嶙峋，○不見有土，惟石壁旁有小徑，蜿蜒出其上，莫測所往。意其間有仙人居也。

始，慈溪楊子器名父創此軒。令能好文，愛士，不爲俗吏者，稱名父，今奉以爲名父祠。嗟夫！名父豈知四十餘年之後，吾黨之聚於此耶！

時會者六人，後至者二人。潘士英自嘉定來，汲泉煮茗，翻爲主人。予等時時散去，士英獨與其徒處。烈風暴雨，崖崩石落，山鬼夜號，可念也。

○嘉靖 明世宗年號。○馬鞍山 一名崑山。在今江蘇崑山縣。○劉過 字改之，號龍

川，宋詞人。○嶙峋 音鄰荀，山起伏不平也。

### 思子亭記

震澤○之水，蜿蜒東流，爲吳淞江，二百六十里入海。

嘉靖○壬寅，予始攜吾兒來居江上，二百六十里水道之中也。

江至此欲涸，蕭然曠野，無輞川○之景物，陽羨○之山水，獨自有屋數十楹，中頗宏邃，山池亦勝，足以避世。

予性懶出，雙扉晝閉，綠草滿庭，最愛吾兒與諸弟遊戲，長穿走廊之間。兒來時九歲，今十六矣，諸弟少者三歲，六歲，九歲，此余平生之樂事也。

十二月己酉，攜家西去，予歲不過三四月居城中，兒從行絕少，至是去而不返。每念初八之日，相隨出門，不意足跡隨履而沒，悲痛之極，以爲大怪，無此事也。蓋吾兒居此七閱寒景，山池草木門塔戶席之間，無處不見吾兒也。

葬在縣之東南門，守塚人俞老，薄暮見兒衣綠衣，在享堂中，吾兒其不死耶！

因作思子之亭，徘徊四望，長天寥廓，極目於雲烟杳靄之間，當必有一日，見吾兒翩然來歸者。於是刻石亭中。

○震澤 卽太湖。○嘉靖 明世宗年號。○朝川 唐王維隱處。○陽羨 故城在今

江蘇宜興縣南。風景絕佳。

## 見村樓記

崑山治城之隍，○或云卽古婁江。○然婁江已湮，以隍爲江。未必然也。

吳淞江自太湖西來，北向，若將趨入縣城，未二十里，若抱若折，遂東南入於海。江之將南折也，背折而爲新洋江。新洋江東數里，有地名羅巷村，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，因自號爲羅村云。

中丞遊宦二十餘年，幼子延實，產於江右南昌之官廨，其後每遷官，輒隨歷東兗、汴、楚之境，自岱岳、嵩山、匡廬、衡山、瀟湘、洞庭之渚，延實無不識也。獨於羅巷村者，生平猶昧之。

中丞既謝世，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內金潼港。有樓翼然出於城闔，○之上，前俯隍水，遙望三面皆吳淞江之野，塘浦縱橫，田塍如畫，而村墟遠近映帶。延實日焚香灑掃，讀書其中，而名其樓曰見村。

余間過之，延實爲具飫，○念昔與中丞遊時，時至其故宅所謂南樓者，相與飲酒論文，忽忽二紀，不意遂已隔世！今獨對其幼子飫，悲悵者久之。城外有

橋，余常與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曾，時其不在，相與憑檻，常至暮，悵然而反。今兩人者皆亡，而延實之樓，卽方氏之故廬，予能無感乎！

中丞自幼攜策入城，往來省墓，及歲時出郊嬉遊，經行術徑，皆可指也。孔子少不知父葬處，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，予可以爲輓父之母乎！

延實既能不忘其先人，依然水木之思，肅然桑梓之懷，愴然霜露之感矣！自古大臣子孫，蚤孤而自樹者，史傳中多其人，延實在勉之而已！

○隍 城外溝也。無水曰隍。○婁江 今江蘇吳縣之劉河，亦稱婁江，本文所言古婁江，當爲別一婁江。○闔 音因。城內重門也。○針 同飯。○術 邑中道也。○輓父 孔

子少孤，不知其父墓，問於聊曼父（音鄰萬甫）之母，然後知之。本文中輓父，卽曼父也。

## 項脊軒記

項脊軒，○舊南閣子也。室僅方丈，可容一人居。百年老屋，塵泥滲漉，雨澤

下注，每移案顧視，無可置者。又北向，不能得日，日過午已昏。余稍爲脩葺，使不上漏。前闌四窗，垣牆周庭，以當南日，日影反照，室始洞然。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，舊時欄楯，亦遂增勝。積書滿架，偃仰嘯歌，冥然兀坐，萬籟有聲，而庭堦寂寂，小鳥時來啄食，人至不去。三五之夜，明月半墻，桂影斑駁，風移影動，珊珊可愛。

然予居於此，多可喜，亦多可悲。先是，庭中通南北爲一，迨諸父異爨，內外多置小門牆，往往而是，東犬西吠，客踰庖而宴，雞棲於廳庭中，始爲籬，已爲牆，凡再變矣。

家有老嫗，嘗居於此，嫗，先大母<sup>④</sup>婢也，乳二世，先妣撫之甚厚，室西連於中閭，先妣嘗一至，嫗每謂予曰：「某所，而<sup>⑤</sup>母立於茲。」嫗又曰：「汝姊在，吾懷呱呱而泣，娘以指叩門扉曰：『兒寒乎？欲食乎？』吾從板外相爲應答。」語

未畢，余泣，嫗亦泣。

余自束髮讀書軒中，一日，大母過余曰：『吾兒！久不見若影，何竟日默默在此？大類女郎也！』比去，以手闔門，自語曰：『吾家讀書久不效，兒之成，則可待乎！』頃之，持一象笏至，曰：『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，他日汝當用之。』瞻顧遺跡，如在昨日，令人長號不自禁。

軒東，故嘗爲廚，人往從軒前過，余扃牖而居，久之，能以足音辨人。軒凡四遭火，得不焚，殆有神護者。

項脊生④曰：蜀清⑤守丹穴，利甲天下，其後秦皇帝，築女懷清臺；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，諸葛孔明起隴中⑥，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，世何足以知之。余區區處敗屋中，方揚眉瞬目，謂有奇景，人知之者，其謂與埴井之蛙⑦何異？余旣爲此志，後五年，吾妻來歸，時至軒中，從余問古事，或憑几學書，吾妻

歸寧，述諸小妹語曰：『聞姊家有閣子，且何謂閣之也？』

其後六年，吾妻死，室壞不脩。其後二年，余久臥病，無聊，乃使人復葺南閣子，其制稍異於前。然自後余多在外，不常居。庭有枇杷樹，吾妻死之年所植也，今已亭亭如蓋矣！

○項脊軒 軒名取短仄之意。謂如在項脊間也。 ③三五 月之十五也。 ④爨 音竄，炊

事也。 ⑤大母 祖母也。 ⑥而 通爾，汝也。 ⑦宣德 明宣宗年號。 ⑧項脊生 歸有

光自號。 ⑨蜀清 蜀寡婦名清，其先得丹穴（產丹砂之礦穴）擅利數世，秦始皇築女懷

清台以嘉之。 ⑩隴中 孔明未出時，居襄陽隴中，躬事農桑。 ⑪埴井之蛙 蛙居井中所

見甚小也。

## 見南閣記

嘉靖○十九年，余爲南京貢士，登張文隱公之門，其後十年，河州陳先生

爲文隱公所取進士，余爲公所知，公時時向人道之，先生繇③是知余，而無從得而相見也。

其後十五年，先生以山西按察副使罷，家居久之，而余始與先生之子文燭玉叔同舉進士，在內庭遙見，相呼問姓名，甚懽，知先生家庭父子間道余也。因與之往來論文，益相契。間屬余記其所居見南閣者。

先生家在雲夢④間，而沔、漢二水繞之。先生於其居爲花園，中爲小閣，沔之勝可眺也。蓋取陶靖節⑤「悠然見南山」之語以爲名。每與玉叔讀書論道之暇，攜之登閣遠覽，而沔去江南諸峯絕遠，實無所見，姑以奇其悠然之意而已。

一日天新雨晴，淨無雲，與玉叔凭欄，忽見諸峯湧出，樓觀層疊，崢嶸靚麗，久之而後散，而實非江南諸山也。余聞登州有海市⑥，而往歲華亭海上從金

山忽見海市。前此蓋所未聞。而史稱衛州城既徙，而故時城堞樓櫓浮圖之影，皆於日中見之。神理變幻不可知。夫海旁蜃氣象樓臺，廣野氣象宮闕，雲氣象其山川，殆有是耶！登州海市，出於春夏，而東坡以歲晚禱海神，一日而見之，賦詩以自喜云：『重樓翠阜出霜曉，異事驚倒百歲翁。』又云：『潮陽太守南海歸，喜見石廩堆祝融。』<sup>④</sup>今之所見，又非海市石廩比也。先生父子必能賦之。

余於陳氏兩世師門之誼，又重以玉叔之請，且又因以自通於先生，而爲之記云。

○嘉靖

明世宗年號。

○絲

同由。

○雲夢

夢讀平聲，古代二澤名，今在湖北安陸縣。

南。

○陶靖節

晉陶潛，諡靖節先生。

○海市

海面空際倒映遠處樓台城廓之幻景，謂

之海市。

○祝融

衡山有祝融峯，此謂幻景如石堆成峯也。

## 見苓書舍記

長洲劉遜，與余友盛應正同年家子弟相好，又與余同在太學，應正數稱遜之爲人讀書好古，篤於行誼。遜所後父，爲水部○君。水部君嘗自號飯苓子，水部君卒，遜以「見苓」扁其書舍，以寓思親之意。間因應正屬余爲記。

余曰：人子於其親之亡，不可得而見；思之，則見之矣；無所不思，則無所不見矣。書舍，遜之所常居也，於是而見飯苓子焉，可以見遜之無所不思也。禮爲人後者，受重而以尊服服之，服之以其父母，而祭之以其父母。夫以爲其文則然；至於其情，或容有不可強者。而遜於水部君，又重之以父母之思，推是心也，可謂厚之至矣。

而吳中士大夫載水部君之行事，蓋云：君初舉進士，以親老，不肯就官，懇疏歸養，比親喪服闋，所親力勸之出，君不得已，一至京師，當正德○之初，中官

③乘勢陵轢④天下士大夫，君爲主事，領漕事，居濟上，⑤無何，卽引病長往。其號飯苓子以此。

余因感遜之厚，又嘆水部君之廉於進取，其風概不獨引使劉氏子孫傳之也。

①水部 官名。

②正德 明武宗年號。

③中官 太監也。

④陵轢 轢音歷，欺凌之意。

⑤濟上 今山東濟寧。

## 容春堂記

兵溪先生爲令清漳之上，與監郡者不合，例得移官，卽拂衣以歸，占園田於縣之西小虞浦，去縣治二里所。蓋自太湖東吳淞江蜿蜒入海，江之南北散爲諸浦，如百足，而小虞浦最近縣，乘舟往來，一日可數十回。園有堂，啓北牖，則馬鞍山如在簷際，間植四時之花木，而戶外清水綠疇如畫，故先生名其堂曰

容春。自謂春於天地之間，雖陰山，雪嶺，幽崖，寒谷，無所不之，而獨若此堂可以容之者，誠以四時之景物，山水之名勝，必於寬閑寂寞之地，而金馬，玉堂，紫扉，黃閣，不能兼而有也。

昔孔子與其門人講道於沂水。○之濱，當春之時，相與鼓瑟而歌，悠然自適，天下之樂，無以易於此矣。夫子使二三子言志，迺皆舍目前之近，而馳心於冠冕佩玉之間，曾點獨能當此時而道此景，故夫子喟然嘆之，蓋以春者衆人之所同，而能知之者惟點也。○

陶淵明○歸去來辭云：「木欣欣以向榮，泉涓涓而始流。善萬物之得時，感吾生之行休。」淵明可以語此矣。先生屬余爲堂記，因遂書之。

○沂水 源出今山東鄒縣，經曲阜，入泗水。○曾點段 孔子使弟子言志，子路冉有公西

華所對，皆志在政事。獨曾點對曰：「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

舞雩詠而歸。孔子喟然歎曰：吾與點也。③陶淵明 晉詩人，

## 滄浪亭記

浮圖①文瑛，居大雲庵，環水，卽蘇子美②滄浪亭③之地也。亟求余作滄浪亭記。曰：『昔子美之記，記亭之勝也；請子記吾所以爲亭者。』

余曰：『昔吳越④有國時，廣陵王⑤鎮吳中，治南園於子城⑥之西南。其外戚孫承佑，亦治園於其偏。迨淮海納土，⑦此園不廢。蘇子美始建滄浪亭，最後，禪者居之。此滄浪亭爲大雲庵也。有庵以來，二百年，文瑛尋古遺事，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。此大雲庵爲滄浪亭也。』

夫古今之變，朝市改易，嘗登姑蘇之臺，望五湖⑧之渺茫，羣山之蒼翠，太伯、虞仲之所建，⑨闔閭夫差之所爭，⑩子胥、種蠡之所經營，⑪今皆無有矣。庵與亭何爲者哉！雖然，錢鏐因亂攘竊，保有吳越，國富兵強，垂及四世，諸子姻戚，

乘時奢僭，宮館苑囿，極一時之盛；而子美之亭，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；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，不與共漸⑤，然而俱盡者，則有在矣。」

文瑛讀書喜詩，與吾徒游，呼之爲滄浪僧云。

①浮圖 卽浮屠。佛陀之異譯，僧也。

②蘇子美 名舜欽，宋初人，有滄浪亭記。

③滄浪亭

在今江蘇吳縣城內。

④吳越

五代時錢鏐割據江浙號吳越。

⑤廣陵王

鏐之第六

子，⑥子城

大城中之小城也。

⑦淮海納上

宋與錢鏐以其土歸宋也。

⑧五湖指

江蘇太湖。

⑨太伯、虞仲，

周太王之二子，讓位于弟季歷。太伯逃吳，虞仲逃荊蠻。伯所居卽

今吳縣。仲所居卽常熟縣。

⑩闔閭，夫差皆春秋時吳國之君。

⑪子胥、種蠡，伍子胥、吳

臣文種、范蠡，越臣。

⑫漸

音四。盡也，滅也。

## 遂初堂記

宋尤文簡公①嘗愛孫興公②遂初賦，而以遂初名其堂，崇陵③書扁賜

之。在今無錫九龍山之下。公十四世孫質，字叔野，求其遺址，而莫知所在。自以其意，規度於山之陽，爲新堂，仍以遂初爲扁，以書來求余記之。

按興公嘗隱會稽，放浪山水，有高尙之志，故爲此賦。其後涉歷世塗，違其夙好，爲桓溫④所譏。文簡公歷仕三朝，⑤受知人主，至老而不得去，而以遂初爲况，若有不相當者。昔伊尹傳說呂望之徒，起於胥靡，⑥耕釣以輔相商周之主，終其身無復隱處之思。古之志得道行者，固如此也。惟召公告老，而周公留之曰：『汝明勗偶王，在亶，⑦乘茲大命。惟文王德，丕承無疆之恤。』當時君臣之際可知矣。後之君子，非復昔人之遭會，而義不容於不仕，及其已至貴顯，或未必盡其用，而勢不能以遽去。然其中之所謂介然者，終不肯隨世俗而移易。雖三公之位，萬鍾之祿，固其心不能一日安也。則其高世遐舉之志，宜其時見於言語文字之間，而有不能自己者。當宋皇祐⑧治平之時，歐陽公位登兩府，

際遇不爲不隆矣。今讀其思穎之詩，歸田之錄，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。況南渡之後，雖孝宗之英毅，光宗之總攬，遠不能望盛宋之治。而崇陵末年，疾病恍惚，宮闈戚晚，干預朝政，時事有不可勝道者矣。雖然二公之言，已行於朝廷，當世之人主，不可謂不知之，而終不能默默以自安，蓋君子之志如此。

公沒至今四百年，而叔野能修復其舊，遺構宛然，無錫，南方士大夫入都孔道，過之者，登其堂，猶或能想見公之儀刑，<sup>④</sup>而讀余之言，其亦不能無慨於中也已。

①尤文簡公 名袤，字延之，無錫人。官至禮部尙書。著有遂初小稿六十卷。②孫興公 名

綽，晉太原中都人，歷官廷尉卿。有遂初賦。③崇陵 宋光宗陵，在此卽指光宗。④桓溫

字元子，晉譙國龍亢人。官大司馬。時桓主移都洛陽，無敢異議，而孫綽上疏，極言不可，溫不悅。

曰：『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，知人國事耶？』⑤三朝 高宗，孝宗，光宗也。⑥胥靡

刑徒也。傳說殷之胥靡。

⑤夏 音黨旱切，信也。

⑥皇祐 宋仁宗年號，

⑦刑 同型。

## 世有堂記

沈大中以善書名里中，里中人爭客大中，大中往來荆溪，雲陽，富人延之教子，其言陽少師事甚詳。性獨好書，及爲歌詩，意灑然不俗也。卜築于城東南，取昌黎韓子辛勤三十年，乃有此屋廬之語，名其堂曰世有。

夫其視世之捷取巧得，倏然而至者，大中不爲拙耶？其視世之貪多窮取，缺然曰有所冀者，大中不爲固耶？嗚呼！彼徒爲物累者也。天下之物，其可以爲吾有者，皆足以爲累。歎於其未有而求之，盈於其既有而不鑒。惟其求之之心，生，則不鑒之意至。苟能不至於求也，故當其無有，不知其無有；一旦有之，亦適吾適而已矣。茲其所以能爲有者也。

大中之居，本吾從高祖之南園，弘治正德間，從高祖以富俠雄一時，賓朋

雜杏，觴咏其中，峨嵋翠黛，花木掩映，夜深人靜，環溪之間，弦歌相應也。鞠爲草莽幾年矣。最後乃歸于大中，夫有無之際，其孰能知之哉？

純甫吳先生雅善大中，爲之請記。予觀斯堂之名，有足慨者，遂爲書之。

○荆溪

水名，在江蘇宜興縣南。

○雲陽

今江蘇丹陽縣治。

○鞠

窮也。

## 吳山圖記

吳，長洲○二縣，在郡治所分境而治，而郡西諸山，皆在吳縣，其最高者，穹窿、陽山、鄧尉、西脊、銅井，而靈巖，吳之故宮在焉，尚有西子之遺跡。○若虎邱、劍池及天平、尚方、支硎，皆勝地也；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，七十二峯，沈浸其間，則海內之奇觀矣。

余同年友魏君用晦，爲吳縣，未及三年，以高第召入，爲給事中。君之爲縣，有惠愛，百姓扳留之不能得，而君亦不忍於其民，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爲

贈。

夫令之於民誠重矣。令誠賢也，其地之山川草木，亦被其澤而有榮也；令誠不賢也，其地之山川草木，亦被其殃而有辱也。君於吳之山川，蓋增重矣。異時吾民將擇勝於巖巒之間，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，固宜；而君則亦既去矣，何復惓惓③於此山哉！昔蘇子瞻稱韓魏公④去黃州⑤四十餘年，而思之不忘，至以爲思黃州詩，子瞻爲黃人刻之於石，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，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，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。

君今去縣已三年矣，一日，與余同在內庭，出示此圖，展玩太息，因命余記之，噫！君之於吾吳，有情如此，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！

③吳長洲

二縣名，今併爲吳縣。

④西子之遺跡

靈巖山上，相傳有吳王館娃宮故址。

⑤惓惓 誠懇之貌。

⑥韓魏公

宋韓琦也。

⑦黃州

今湖北黃岡縣。

## 重修承志堂記

吾家舊宅，在宣化里者，吾大父○亦不知其何所始。第云：高大父於成化初，始創承志堂。時大父方齠齔，○上梁之日，有二鶴翔止於梁上，觀者千人，皆以爲吉祥壽考之徵。大父爲太常卿夏公孫壻，夏公親題其額曰承志堂。

其後高大父又自別創宅於須浦之上，吾生之年，高大父夢有人謂曰：「公何不作高元嘉慶堂？」高大父覺而喜曰：「城中必得孫矣。」城中，蓋指今舊宅，大父居也。已而吾與伯兄皆生，高大父遂以次年創堂須浦，顧太史九和爲之記。然吾大父猶自居城中。

先是，堂前嘗有虹起，屬天。又大父闢西園，好植薔薇，須浦創堂之前年，春花盛開，花中復有蕊，作重疊樓子，週圍滿架，五色燦爛，所未有也。西園南有井，雖大旱不竭，人亦以爲井泉甘美，能益人壽。以是大父與世父及先君皆饗高。

年。

隆慶<sup>③</sup>二年，吾自吳興還，因返舊宅，支撐傾陔，<sup>④</sup>完葺破漏，明年二月，僅還舊日之觀。歐陽公題王太師畫像云：『畫已百年，完之又可得百年。』吾脩此堂，亦謂尙可及百年也。第年往歲徂，德業不聞，無以副前人命堂之志，且以去吾祖父之生，不至十年，依依仰止，豈勝怵惕悽愴之情云。

○大父 祖父也。

○齟齬 音條禡。兒童毀齒時期也。意卽指兒童。

○隆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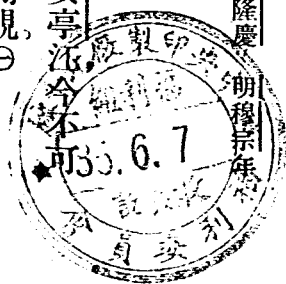
號。

⑤修 音舵。壞也。

### 畏壘亭記

自崑山城，水行七十里，曰安亭，在吳淞江之旁，蓋圖志有安亭，<sup>①</sup>今亭已見矣。土薄而俗澆，縣人爭棄之，予妻之家在焉，予獨愛其宅中閒靚。

壬寅之歲，讀書於此，宅西有清池，古木，壘石爲山，山有亭，登之隱隱見吳



淞江環遶而東，風帆時過於荒墟樹杪之間，華亭九峯，青龍鎮古刹浮屠，皆直其前。

亭舊無名，予始名之曰畏壘。莊子稱：「庚桑楚」得老聃之道，居畏壘之山，其臣之畫然智者去之，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，擁腫之與居，鞅掌之爲使，三年，畏壘大熟，畏壘之民尸而祝之，社而稷之。

而予居於此，竟日閉戶，二三子或有自遠而至者，相與謳吟於荆棘之中；予妻治田四十畝，值歲大旱，用牛輓車，晝夜灌水，頗以得穀釀酒數石，寒風慘慄，木葉黃落，呼兒酌酒登亭而嘯，忻忻然誰爲遠我而去我者乎！誰與吾居而吾使者乎！誰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！作畏壘亭記。

①觀 同觀。

②庚桑楚

人名，老聃弟子。

③擁腫 醜陋貌。

④鞅掌 煩勞失容貌。

⑤忻 同欣。

## 漢口志序

越山西南高而下傾於海，故天目<sup>①</sup>於浙江之山最高，然僅與新安<sup>②</sup>之平地等。自浙望之，新安蓋出萬山之上云。

故新安山郡也。州邑鄉聚，皆依山爲塢。而山唯黃山<sup>③</sup>爲大，大鄣山<sup>④</sup>次之，秦初置鄣郡於此。諸水自浙嶺漸溪至率口，與率山之水會，北與鍊溪合，爲新安江，過嚴陵灘，入于錢塘。而漢川<sup>⑤</sup>之水，亦會於率口。

漢川者，合琅璜之水，流岐陽山之下，兩水相交，謂之汶。蓋其口山圍水繞，林木密茂，故居人成聚焉。唐廣明之亂，都使程沆<sup>⑥</sup>集衆爲保，營於其外，子孫遂居之。新安之程，蔓衍諸邑，皆祖梁忠壯公，而都使實始居汶口。其顯者，爲宋端明殿學士璚，而若庸師事饒仲元，其後吳幼清、程鉅夫皆出其門。學者稱之爲徽庵先生。其他名德，代有其人。

程君元成汝玉，都使之後也。故爲汝口志。志其方物地俗，與邱陵墳墓。汝玉之所存，可謂厚矣。蓋君子之不忘乎鄉，而後能及於天下也。噫！今名都大邑，尙猶恨紀載之軼，汝口一鄉，汝玉之能爲其山水增重也如此。則文獻之於世，其可少乎哉！

①天目山 一名浮玉山，在浙江於潛縣北。②新安 今安徽歙縣。③黃山 今在安徽

歙縣。④大鄣山 今在安徽績溪縣。⑤汝川 一名紫雲溪，在安徽休寧縣。⑥程云

唐休寧人 黃巢寇郡，云率義兵拒之。官歙州同知兵馬使。

### 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

王子敬欲壽其母，而乞言於余。予方有腹心之疾，辭不能爲。而諸友爲之請者數四，則問子敬之所欲言者。

而子敬之言曰：『吾先人生長太平，吾祖爲雲南布政使，吾外祖爲翰林，

爲御史，以文章政事，並馳騁於一時。先人在綺紉之間，讀書之暇，飲酒博奕，甚樂也。已而吾母病痿，<sup>①</sup>蓐處者十有八年。先人就選，待次天官，<sup>②</sup>卒於京邸。是時執禮生十年，諸娣妹四人皆少，而吾弟執法方在娠，比先人返葬，執法始生，而吾母之疾亦瘳。自是撫抱諸孤，箴箴在疚，今二十年。少者以長，長者以壯，以嫁以娶，向之在娠者，今亦頤<sup>③</sup>然成人矣。蓋執禮兄弟知讀書，不敢墮先世之訓，而執法以歲之正月，冠而受室，吾母適當六十誕辰，回想二十年前，如夢如寐，如痛之方定，如涉大海，茫洋浩蕩，顛頓於洪波巨浪之中，篙櫓俱失，舟人束手，相向號呼，及夫風恬浪息，放舟徐行，遵乎洲渚，舉酒相酬，此吾母今日得以少安，而執禮兄弟所以自幸者也。」

噫！子敬之言如是，諸友之所以賀，與余之所言，亦無出於此矣。恩斯勤斯，鸞子之閔斯。<sup>④</sup>子敬兄弟其念之哉。

○綺執 富貴子弟之稱。○痿 音雖，肢體麻木之病。○天官 吏部也。○頤 音祈，

長大貌。④恩斯勤斯，鬻子之閔斯。見詩經幽風鷓鴣篇。

### 周弦齋壽序

弦齋先生，居崑山之千墩浦上，與吾母家周氏居相近也。異時周氏諸老人，皆有厚德，饒於積聚。爲子弟延師，曲有禮意。而先生嘗爲之師，諸老人無不敬愛。久之，吾諸舅兄弟，無非先生弟子者。

余少時見吾外祖與先生遊處，及吾諸舅兄弟之從先生遊。今聞先生老，而強壯如昔，往來千墩浦上，猶能步行十餘里。每余見外氏從江南來，言及先生，未嘗不思少時之母家之室屋井里，森森○如也；周氏諸老人之厚德，渾渾○如也；吾外祖之與先生遊處，恂恂○如也；吾舅若兄弟之從先生遊，斷斷○如也。今室屋井里非復昔時矣，吾外祖諸老人無存者矣，舅氏惟長舅存耳。

——亦先生之弟子也，年七十餘矣。兄弟中，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子和最貴顯，亦已解組而歸，方日從先生於桑梓之間。俛仰今昔，覽時事之變化，人生之難久長如是，是不可不舉觴而爲之賀也。

嘉靖丁巳某月日，先生八十誕辰，子和既有文以發其潛德，余雖不見先生久，而少時所識其淳樸之貌，如在目前。吾弟子靜復來言於余，亦以余之知先生也。

先生名果，字世高，姓周氏，別號弦齋云。

○森森 羅列貌。○渾渾 樸厚貌。○恂恂 信實貌。○斷斷 音銀，和悅而諍也。

### 張雄字說

張雄旣冠，○請字於余。余辱爲賓，不可以辭，則字○之曰子谿。

聞之老子云：『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爲天下谿。常德不離，復歸於嬰兒。』此言

人有勝人之德，而操之以不敢勝人之心。德處天下之上，而禮居天下之下。若谿之能受，而水歸之也，不失其常德，而復歸於嬰兒。人已之勝心不生，則致柔之極矣。人居天地之間，其才智稍異於人，常有加於愚不肖之心，其才智彌大，其加彌甚。故愚不肖常至於不勝而求反之，天下之爭，始於愚不肖之不勝。是以古之君子，有高天下之才，智而退，然不敢以有所加，而天下卒莫之勝，則其致柔之極也。然則雄必能守其雌，是謂天下之谿，不能守雌，不能爲天下谿，不足以稱雄於天下。

○冠 加冠禮。男子二十冠而字。

○字 冠而字之，敬其名也。

## 一一子字說

予昔遊吳郡之西山，西山並太湖，其山曰光福，而仲子生於家，故以福孫名之。其後三年，季子生於安亭，而予在崑山之宣化里，故名曰安孫。於是福孫

且冠娶，予因爾雅之義，字福孫以子祐，字安孫以子寧。

念昔與其母共處顛危困厄之中，室家懽聚之日蓋少，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，而弗能子其子也，以是志之，蓋出於其母之意云。

今母亡久矣，二子能勿自傷，而思所以立身行道，求無媿於所生哉？

抑此偶與古之羊叔子、管幼安之○名同。二公生於晉、魏之世，高風大節，邈不可及，使孔子稱之，亦必以爲夷、惠○之儔。夫士期以自修其身，至於富貴非所能必。幼安之隱，叔子之仕，予難以擬其後，若其淵雅高尚，以道素自居，則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。不然，要爲流俗之人，苟得爵祿功名顯於世，亦鄙夫也。

○羊管 羊叔子名祐，晉名臣。管幼安名寧，晉高士。  
○夷惠 伯夷、柳下惠也。

## 守耕說

嘉定唐虔伯與予一再晤，然心獨慕愛其爲人。吾友潘子實、李浩卿，皆虔

伯之友也，二君數爲予言虔伯，予因二君蓋知虔伯也。

虔伯之舅曰沈翁，以誠長者見稱鄉里，力耕六十年矣，未有子，得虔伯爲其女夫，予因虔伯蓋知翁也。

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，虔伯因二君使予爲說。予曰：『耕稼之事，古之大聖大賢，當其未遇，不憚躬爲之；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教人，蓋嘗拒樊遲之請，而又曰：「耕也，鋤在其中矣。」<sup>①</sup>謂孔子不耕乎？而釣而戈，而獵較，<sup>②</sup>則孔子未嘗不耕也。孔子以爲如適其時，不憚躬爲之矣。然可以爲君子之時，而不可以爲君子之學；君子之學，不耕，將以治其耕者，故耕者得常事於耕，而不耕者亦無害於不耕。夫其不耕，非晏然逸已而已也，今天下之事，舉歸於名，獨耕者其實存耳，其餘皆晏然逸已而已也。志乎古者，爲耕者之實耶？爲不耕者之名耶？』作守耕說。

○樊遲之請 樊遲請學稼。子曰：「吾不如老農。」請學爲圃，子曰：「吾不如老圃。」○設在其中矣，朱熹註：「耕所以謀食，而未必得食。」○較 音角，相競也。田獵時，奪取禽獸以祭也。

## 懷竹說

夏太常風流雅韻，寄於楮墨間，意之所至，揮洒所及，有不自知。雖爲好事者所珍襲，然不足以爲太常重。蓋太常非命於竹者也，適也。而其子孫懷之者，非囿於竹者也，情也。

君子之於其先，雖涕唾遺物，莫不可珍，而懷愴怵惕，○有不能自己者。然予有進於是焉：子孫之身，卽祖宗之身也，竹猶懷之，而況其身乎！凡人作事無法，浪言苟行，此心漫然任其所之，皆由於無所懷之故。知所懷也，則竦息顧慮，擇地而蹈，將不能以一日自安。况曰吾祖宗之身乎！被髮跣袒，○而號

於市，人謂之狂；俄而纓冠振履，揖讓進退，人卽以爲儒者。在乎懷與不懷之間也。爲太常子孫者，必愼而言，顧而行，深自貴籍。若持重寶焉，惟恐失之，斯善懷矣。苟徒出於一時感動，俄而忘之，注意於殘楮敗墨間，而失其所以重，非君子所謂孝思也。

予祖母實太常之孫女，元孫煥，與予爲表弟，以「懷竹」自命，予故勗之如此云。

○怵惕 音黜惕，心動貌。

○跣祖 赤足裸胸也。

○籍 蹈也。

### 先妣事略

先妣周孺人，弘治○元年二月十一日生。年十六，來歸。踰年，生女淑靜，淑靜者，大姊也。期○而生有光。又期而生女子，殤一人，期而不育者一人。又踰年，生有尚，姪十二月。踰年，生淑順。一歲，又生有功。

有功之生也，孺人比乳他子加健，然數顰蹙，顧諸婢曰：「吾爲多子苦。」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，曰：「飲此後，姪不數矣。」孺人舉之，盡，暗不能言。正德③八年五月二十三日，孺人卒。諸兒見家人泣，則隨之泣，然猶以爲母寢也，傷哉。

於是家人延畫工畫，出二子，命之曰：「鼻以上畫有光，鼻以下畫大姊。」以二子肖母也。

孺人諱桂。外曾祖諱明。外祖諱行，太學生。母何氏，世居吳家橋，去縣城東南三十里，由千墩浦而南，直橋，並小港以東，居人環聚，盡周氏也。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貲雄，敦尙簡實，與人媾姻④。說村中語，見子弟甥姪，無不愛。孺人之吳家橋，則治木綿，入城，則緝纊⑤。燈火熒熒，每至夜分。外祖不二日。使人問遺，孺人不憂米鹽，乃勞苦若不謀夕。冬月，釐火炭屑，使婢子爲團，累累暴堦下。室靡

棄物，家無閒人。兒女大者攀衣，小者乳抱，手中綬綴不輟，戶外灑然。遇僮奴有恩，雖至箠楚，皆不忍有後言。吳家橋歲致魚蟹、餅餌，率人人得食；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，皆喜。

有光七歲，與從兄有嘉入學，每陰風細雨，從兄輒留，有光意戀戀，不得留也。孺人中夜覺寢，促有光暗誦孝經，卽熟讀無一字齟齬，乃喜。

孺人卒，母何孺人亦卒。周氏家有羊狗之牕，舅母卒，四姨歸顧氏，又卒，死三十人而定，惟外祖與二舅存。

孺人死十一年，大姊歸王三接，孺人所許聘者也。十二年，有光補學官弟子，十六年而有婦，孺人所聘者也。期而抱女，撫愛之，益念孺人。中夜與其婦泣，追惟一二，彷彿如昨，餘則茫然矣。世乃有無母之人，天乎痛哉！

○弘治 明孝宗年號。

○期 同卦，一年也。

○正德 明武宗年號。

○媼 媼 音呼，和

好貌。⑤緝，續也，縑音盧，縑縷也。⑥羊狗之病，傳染病，與今之鼠疫相似。

## 家譜記

有光七八歲時，見長老，輒牽衣問先世故事，蓋緣幼年失母，居常不自釋，於死者恐不得知，於生者恐不得事，實創巨而痛深也。

歸氏至於有光之生而日益衰，源遠而末分，口多而心異。自吾祖及諸父而外，貪鄙詐戾者，往往雜出於其間，率百人而聚，無一人知學者，率十人而學，無一人知禮義者，貧窮而不知卹，頑鈍而不知教，死不相弔，喜不相慶，入門而私其妻子，出門而誑其父兄，冥冥汶汶，將入於禽獸之歸，平時呼召友朋，或費千錢，而歲時薦祭，輒計杪忽，俎豆壺觴，鮮或靜嘉，諸子諸婦，班行少綴，○乃有以戒賓①之故，而改將事之期，出庖下之餽，②以易薦新③之品者，而歸氏幾於不祀矣。

小子顧瞻廬舍，閱歸氏之故籍，慨然太息流涕曰：嗟乎！此獨非素節翁<sup>⑤</sup>之後乎！而何以至於斯也？父母兄弟，吾身也；祖宗，父母之本也；族人，兄弟之分也；不可以不思也。思則飢寒而相娛，不思則富貴而相攘；思則萬葉而同室，不思則同母而化爲胡越<sup>⑥</sup>。思不思之間而已矣。

人之生子，方其少時，兄弟呱呱懷中，飽而相嬉，不知有彼我也；長而有室，則其情已不類矣；比其有子也，則兄弟之相視，已如從兄弟之相視矣。方是時，惟恐夫去之不速，而孰念夫合之之難，此天下之勢所以日趨於離也。吾愛其子，而離其兄弟；吾之子亦各念其子，則相離之害，遂及於吾子，可謂能愛其子耶！

有光每侍家君，歲時從諸父兄弟執觴上壽，見祖父皤然白髮，竊自念吾諸父兄弟，其始一祖父而已，今每不能相同，未嘗不深自傷悼也。

然天下之事，壞之者自一人始，成之者亦自一人始；仁孝之君子，能以身率天下之人，而況於骨肉之間乎？古人所以立宗子者，以仁孝之道責之也。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，無世家而孝友之意衰，風俗之薄日甚，有以也！

有光學聖人之道，通於六經之大指，雖居窮守約，不錄於有司，而竊觀天下之治亂，生民之利病，每有隱憂於心，而視其骨肉，舉目動心，將求所以合族者而始於譜，故吾欲作爲歸氏之譜，而非徒譜也，求所以爲譜者也。

①班行少綴 言不能綴成班行也。②不敬之意。③戒賓 戒，約也。戒賓，卽謂私人之宴會。

④餽 音俊，食餘之物。⑤薦新 新製之食品，用以祭祖先者。⑥素節翁 歸氏先人之別號。

⑦胡越 胡地在北，越地在南，言隔絕之意。⑧蟠 音婆，白也。⑨宗子 周制，

宗法立嫡長子，謂之宗子。

## 歸氏二孝子傳



歸氏二孝子，予既列之家乘矣；以其行之卓，而身微賤，獨其宗親鄰里知之，於是思以廣其傳焉。

孝子諱鉞，字汝威，早喪母。父更娶後妻，生子，孝子由是失愛。父提○孝子，母輒索大杖與之。曰：『母徒手傷乃力也。』家貧，食不足以贍，炊將熟，母卽譏。○罪過孝子。父大怒，逐之，於是母子得以飽食。孝子數困，匍匐道中，比歸，父母相與言曰：『有子不居家，在外作賊耳。』又復杖之，屢瀕於死。方孝子依依戶外，欲入不敢，俯首竊淚下，鄰里莫不憐也。父卒，母獨與其子居，孝子擯不見。因販鹽市中，時私其弟，問母飲食，致甘鮮焉。正德庚午大饑，母不能自活，孝子往涕泣奉迎，母內自慚，終感孝子誠懇，從之。孝子得食，先母弟，而已有饑色。弟尋死，母終身怡然。孝子少飢餓，面黃而體瘠小，族人呼爲菜大人。嘉靖壬辰，孝子鉞無疾而卒。孝子既老且死，終不言其後母事也。

繡字華伯，孝子之族子，亦販鹽以養母。已又坐市舍中賣麻。與弟紋、緯、友愛無間。緯以事坐繫，華伯力爲營救。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。華伯所轉賣者，計常終歲無他故。才給蔬食，一經吏卒過門，輒耗。終始無愠容。華伯妻朱氏，每製衣必三襲，令兄弟均平。曰：「二叔無室，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？」叔某亡，妻有遺子，撫愛之如己出。然華伯人見之，以爲市人也。

贊曰：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，生平不識詩書，而能以純懿之行，自飭於無人之地，遭罹屯變，無恆產以自潤，而不困折，斯亦難矣。華伯夫婦如鼓瑟，<sup>③</sup>汝威卒變頑嚚，<sup>④</sup>考其終皆有以自達。由是言之，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，視此可愧也。

① 提責也。

② 譏諷，譏毀也。

③ 鼓瑟，和偕也。詩：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。

④ 頑嚚，驕

傲時，父頑而母嚚。嚚，音銀，愚也。

## 筠溪翁傳

予居安亭，一日有來告云：『北五六里溪上，草舍三四楹，有筠溪翁居其間。日吟哦，數童子侍側，足未嘗出戶外。』

余往省之，見翁頎然晬白，延余坐，瀹茗以進，舉架上書悉以相贈，殆數百卷。余謝而還。

久之，遂不相聞。然余逢人，輒問筠溪翁所在。有見之者，皆云：『翁無恙。』每展所予書，未嘗不思翁也。

今年春，張西卿從江上來，言：『翁居南潞浦，年已七十，神氣益清，編摩殆不去手。侍婢生子，方呱呱。』西卿狀翁貌，如余十年前所見加少，亦異矣！噫！余見翁時，歲暮，天風僚慄，野草枯黃，日將哺，余循去徑還家，媼兒子以遠客至，具酒，見余挾書還，則皆喜。一二年妻兒皆亡，而翁與余別，每勞人問死

生，余雖不見翁，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間，視吾家之溘然<sup>③</sup>而盡者，翁殆如千歲人。

昔東坡先生爲方山子傳，<sup>④</sup>其事多奇，余以爲古之得道者，常遊行人間，不必有異，而人自不之見，若筠溪翁固在吳淞烟水間，豈方山子之謂哉。或曰：筠溪翁非神僊家者流。抑巖處之高士也歟！

①編摩 謂編列其簡冊而摩挲之。

②僚慄 僚音了。僚慄，寒縮意。

③溘然 溘音碇。奄

忽貌。④方山子 宋，陳慤號方山子。

### 何長者傳

何長者，名緒，字克成，家會昌之白埠，倚蕭帝巖爲居。

長者父卒，兄纓與其子亦早卒，遺孤孫，而長者庶弟方十歲，皆撫育以至成人。

長者既善治生產，於其父業贏數十倍，弟約與其兄孫請與長者分；長者會其貲以爲三，兄弟平受之，不以祖父貽與己所創爲區別也。

人有急求鬻田，長者與之價過當，其後事已，輒悔其田，長者還之，不責償。年既老，鄉里高其行，縣爲請鄉飲酒，固謝終不肯與。而會昌人皆稱以爲何長者云。

長者妻劉氏，會昌城溯流南八十里曰湘鄉，鄉有九田之屬，平川沃壤，多富人，而白埠有何氏，小田有劉氏，爲甲族，故長者與爲姻，長者所以能撫孤造家，四世同居無間言。世謂家人之離，起於婦人，凡長者之美，類劉氏助成之也。劉儒人事姑克孝，姑年八十六，奉養備至。爲人平恕，有夜肱其篋者，物色之，得其人，家人欲聞之官，問儒人所亡金若干，儒人曰：「金無多，無用窮詰爲也。」竟不言盜，遂獲免。會昌人皆云：「不獨何君，乃其婦亦長者也。」故爲

作何長者傳。

○鄉飲酒 古禮也。明清時，地方紳士之年高德劭者，地方官爲造冊報于督撫，舉行鄉飲酒禮。

○肱篋 肱音去平聲。發也。肱篋，發篋肱物也。

女如蘭墳誌

須浦先塋之北，纍纍者，故諸殤○冢也。坎方封有新土者，吾女如蘭也。死而埋之者，嘉靖乙未中秋日也。

女生踰周，能呼予矣。嗚呼！母微，○而生之又艱，予以其有母也，弗甚加撫，臨死，乃一抱焉。天果知其如是，而生之奚爲也？

○殤 殤音商。未成年而死者爲殤。

○微 謂衰弱也。

女二二墳誌

女二二生之年月戊戌戊午，其日時又戊戌戊午，予以爲奇。

今年，予在光福山中，二二不見予，輒常常呼予。一日，予自山中還，見長女能抱其妹，心甚喜。及予出門，二二尚躍入予懷中也。

既到山數日，日將哺，予方讀尚書，舉首忽見家奴在前，驚問曰：「有事乎？」奴不卽言，第言他事。徐却立曰：「二二今日四鼓時已死矣。」蓋生三百日而死。時爲嘉靖己亥三月丁酉。

予既歸爲棺斂，以某月日，瘞<sup>○</sup>於城武公之墓陰。嗚呼！予自乙未以來多在外，吾女生既不知而死又不及見，可哀也已！

○光福山 卽鄧尉山，在今吳縣。  
○瘞 音翳，埋藏也。

### 寒花葬誌<sup>○</sup>

婢，魏孺人媵<sup>○</sup>也。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，葬虛邱。事我而不卒，命也。夫婢初媵時，年十歲，垂雙鬟，曳深綠布裳。

一日天寒，爇<sup>①</sup>火煮蘘薺熟，婢削之盈甌，予入自外，取食之，婢持去，不與。魏孺人笑之。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，卽飯，目眶冉冉動。孺人又指予以爲笑。

回思是時，奄忽便已十年。吁！可悲也已！

○寒花 婢女名。○媵 音孕。此謂陪嫁婢也。○燕 燒也。

### 沈貞甫墓誌銘

自余初識貞甫時，貞甫年甚少，讀書馬鞍山。○浮屠<sup>②</sup>之偏。及余娶王氏，與貞甫之妻爲兄弟，時時過內家相從也。

余嘗入鄧尉山中，貞甫來共居，日遊虎山西崦，上下諸山，觀太湖七十二峯之勝。嘉靖二十年，余卜居安亭，安亭在吳淞江上，界崑山，嘉定之壤。沈氏世居於此。貞甫是以益親善，以文字往來無虛日。以余之窮於世，貞甫獨相信，雖一字之疑，必過余考訂，而卒以余言爲然。蓋余屏居江海之濱二十年間，死喪

憂患，顛頓狼狽，世人之所嗤笑。貞甫了不以人之說而有動於心，以與之上下。至於一時富貴翕赫，衆所觀駭，而貞甫不予易也。嗟夫！士當不遇時，得人一言之善，不能忘於心，余何以得此於貞甫耶？此貞甫之沒，不能不爲之慟也！

貞甫爲人伉厲，喜自修飭。介介自持，非其人未嘗假以辭色。遇事激昂，僵仆無所避。尤好觀古書，必之名山及淨屠老子之宮。所至掃地焚香，圖書充几。聞人有書，多方求之，手自抄寫，至數百卷。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，皆以通經學古爲迂，貞甫獨於書知好之如此，蓋方進於古而未已也。不幸而病，病已數年，而爲學益勤。余甚畏其志，而憂其力之不繼，而竟以病死。悲夫！

初余在安亭，無事每過其精廬，啜茗論文，或至竟日。及貞甫沒而余復往，又經兵燹之後，獨徘徊無所之，益使人有荒江寂寞之歎矣。

貞甫諱果，字貞甫，娶王氏，無子。養女一人，有弟曰善繼，善述。其卒以嘉靖

三十四年七月日。年四十有二。卽以是年某月日，葬於某原之先塋，可悲也已！  
銘曰：「天乎命乎，不可知其志之勤，而止於斯！」

○馬鞍山 在江蘇崑山縣西北，一名崑山。○浮屠塔也。○翽赫盛貌，翽音吸。○

浮屠老子 卽指僧寺道觀也。

### 亡兒翽孫壙誌

嗚呼，余生七年，先妣爲聘定先妻，而以吾姊與王氏，一年而先妣棄余。余晚婚，初舉吾女，每談先妣時事，輒夫婦相對泣。又三年，生吾兒，先妻時已病，然甚喜，呼女婢抱以見舅氏。臨死之夕，數言二兒，時時戟二指以示余，可痛也！

蓋吾祖始有曾孫，故其母字之曰曾孫。余重違其母言，又以曾孫不可以爲諱，故名翽。○孫云。時吾兒生甫三月，日夜望其長成，至於今十六年，見吾兒丰神秀異，已能讀父作書，常自喜先妻爲不死矣。而先妣晚年之志，先妻垂

絕之言，可以少慰也。不意余之不慈，不孝，延禍於吾兒，使吾祖、吾父垂白○哭吾兒也。

吾兒之亡，家人無大小，哭盡哀；今母之黨，皆哭之愈於親甥；其與之游者，相聚而哭。其性仁孝，見父母若諸母，尙有乳哺之色，慈愛於人，多大人長者之言；故其死莫不哀。

始余憐吾兒，不甚督課之，或以爲言，余獨自念，如吾兒當自不待督課也。嘗試之三史，卽能自解。諸生來問學者，余少出，令兒口傳，往往如所言。或入自外舍，輒就几旁展卷，視所讀何書。余閒居無事，學著書，每一篇成，卽持去，忻然朗誦，與之言世俗之事，不屑也。

一日，余與學者說書，退食，方念諸子天寒，日已西，尙未午餐，使人視之，則兒已白母，爲具食矣。

洞庭有來學者，貧甚，余館之，兒時造其室，視食飲，殷勤慰藉，其人爲之感泣。

余與妻兄市宅，直已讎，而求不已；兒每從容言：『舅舍大宅而居小宅，可念，吾父終當恤之，他勿論也。』

余誤答一人，兒前力爭之，余初不省，而後悔，答者聞兒死，爲之大哭。

余窮於世久矣！方圖閉門教兒子，兒能解吾意，對之，口不言，而心自喜，獨以此自娛，而天又奪之如此，余亦何辜於天耶！

歲之十二月，余病畏寒，不能早起，日令兒在臥榻前誦離騷，<sup>①</sup>音聲琅然，猶在吾耳也。

會外氏之喪，兒有目疾，不欲行，強之，而後行，蓋以己酉往，甲子死也。方至外氏，姿容粲然，見者歎異，生平素強壯，無疾也。孰意出門之時，姊弟相攜，笑言

滿前，歸來之時，悲哭相向，倏然獨不見吾兒也！前死二日，余往視之，兒見余夜坐，猶曰：『大人不任勞，勿以吾故不睡也。』曰：『吾母勿哭我，吾母羸弱，今三哭我矣。』又數言：『亟攜我還家。』余謂：『汝病不可動。』卽顰蹙甚苦。蓋不聽兒言，欲以望兒之生也；死於外氏，非其志也。嗚呼！孰無父母？妻子余方孺慕，天奪吾母；知有室家，而余妻死；吾兒幾成矣，而又亡。天之毒於余，何其痛耶！

吾兒之孝友聰明，與其命相，皆不當死。三月而喪母，十六而棄余，天之於吾兒，何其酷耶！當時足不踰閬外，而以旅死，其又何耶！

術者曰：『外氏之喪，以甲寅呼癸巳，』吾兒，癸巳生也。青鳥之書，<sup>④</sup> 僂瑣拘畏，<sup>⑤</sup> 常以爲不可信，其又足以移禍福於人耶！禹鼎淪沒，九黎<sup>⑥</sup> 亂德，是何白日晦冥，邪鬼鴟張，神奸倣擾，王虺封豕，長爪巨牙，暴橫於原野之間，邪何美好清淑如吾兒，使之摧折沈埋，必蒙俱而驚熱<sup>⑦</sup> 者，乃享富貴而長世也！夫服

仁義，稱先王，非獨世之所嗤笑，抑亦人之所嫉惡也。

余熒熒世路，落落無所向，回視三稔<sup>①</sup>韓子<sup>②</sup>所謂「少而强者不可保，而孩提者可冀其成立耶！」

嗚呼！吾於世已矣！按禮公爲適子之長，殤，中殤。大夫爲適子之長，殤，中殤。是適子亦殤也。而春秋伯姬卒，傳曰：「此未適人，何以卒？」許嫁矣。婦人許嫁，字而笄之，死，則以成人之喪治之。邲之戰，汪錡死，魯人欲勿殤，孔子曰：「能執干戈以衛社稷，雖欲勿殤也，不亦可乎？」<sup>③</sup>先王之禮，爲之大法而已，至於因時損益，輕重之宜，一聽之於人。檀弓記曾子問，諸篇可見矣。

夫禮之精微，不能一一而傳也，念悲吾母之志，而先妻於是真死矣，故字之曰子孝，而以成人之喪治之，蓋吾祖，吾父之所痛，國人之所許，而先妣之志之所存也。孔子曰：「延陵季子<sup>④</sup>，吳之習於禮者也。」夫延陵季子之葬子，非

古有也；而孔子之所謂，合禮者也。余於吾兒，欲勿殤也，其可乎。

死之四日，丁卯，爲壙於縣之金潼港，先高祖承事郎府君饗堂之東房，渴葬，未成葬也，書以志余之悲而已矣。嘉靖二十有七年歲次戊申十有二月某日。

鬻 音曾。

①垂白

言髮白也。

②離騷

書名，戰國時楚大夫屈原作。

③青鳥之書

謂關於擇日選地之書也。

④僂頊拘畏

僂音規。言瑣碎忌諱也。

⑤九黎

九黎卽後之

三苗。古苗人國也。

⑥蒙俱而驚塾

俱音欺。古之像神以逐疫者。此處謂面目醜陋，如蒙面

之俱也。驚塾音止晝。意謂兇暴也。塾當作「塾」，同「戾」。

⑦三穉

三幼子也。

⑧韓子

指唐韓愈。

⑨伯姬卒

事見春秋魯襄公三十年。郎之戰事見春秋魯哀公十一年。

⑩

延陵季子 吳季札也。其長子死葬之，孔子稱其知禮。

亡兒鄒孫墳誌

五十四





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日出版

青年國學叢書  
歸有光文精選

精裝  
一冊

定價二元四角

本權  
書翻  
有印  
著必  
作究

選註者

羅芳洲

發行者

上海河南路交通路十一號  
中國文化服務社  
代表人 唐堅吾

印刷者

上海南成都路新大沽路口  
國光印書局  
電話三三七四三

各省各大書局均有經售

